

海男 最新力作

海男 / 著

嫌疑人

它探索着女人的性别、权利、欲望
正是这些纠缠了女人一辈子的东西不知不
让女人们戴上了锁链在跳舞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海男 最新力作

海男 / 著

嫌疑 人

Suspicion
SUSPICION
它探索着女人的性别、权利、欲望，
正是这些纠缠了女人一辈子的东西不知不觉地
让女人们戴上了锁链在跳舞……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嫌疑人 / 海男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5

ISBN 7-5043-4950-X


I. 嫌...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6656号

嫌 疑 人

作 者	海 男
责任编辑	余 文
封面设计	华兴伟业
责任校对	张 哲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涿州市西何各庄新华装订厂
开 本	680毫米×980毫米 1/16
字 数	203(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7-5043-4950-X/I·661
定 价	22.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故事简介

这是女作家海男的又一部原创长篇小说。

《嫌疑人》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从故事开始时，依然像海男的所有女性小说一样，女人开始出场。

她们代表着性别的另一面开始出场是因为死亡。小说的男主角父亲因中毒而身亡，这位音乐界的明星人物的死亡之谜却并没有解开。女儿出场开始寻找凶手，似乎在这部小说中每个与父亲有牵连的女人都有可能成为嫌疑人。于是，故事中隐藏着阴谋、嫉妒、欲望，那么，真正的“嫌疑人”到底会是谁呢？海男由此写到了故事中设置的一系列陷阱。

《嫌疑人》无疑是海男的另一部女性主义作品。它探讨着女人的性别、权利、欲望，正是这些纠缠了女人一辈子的东西不知不觉地让女人们戴上了锁链在跳舞，所以，她们都是被追踪的“嫌疑人”，她们每个人都是凶手。这部小说区别于海男众多的女性小说，因为整部小说都洋溢着一种女人和男人由冲突造成的悬念。海男又一次再现出了她的诗意的、诡秘的文字结构，从而解构出了我们生命中不堪重负的一座牢狱：它就是我们在内心深处挣扎着、碰撞着的笼子。

小说的最后展现出了故事的高潮，杀死父亲的“嫌疑人”原来是父亲自己。他才是真正的凶手，他后来掐断了与他人和外界的联系，是因为在偶然中他发现了癌细胞已经在身上弥漫着，就像父亲那永不疲惫的灵魂在女人和音符之间荡漾着。由此，父亲成为了他自己的凶手，那些与他的生命发生过纠缠的女人，那些曾经被他奴役过的女人们，逐一地被否定了“嫌疑人”的身份，她们也许是另一种形而上的“嫌疑人”，因为在故事中她们用尽了一切手段折磨过父亲，然而，尽管如此，在父亲死后，她们依然像花朵一样盛放或凋零着，她们经历了繁芜、阴霾、欲望的过程以后，她们依然永不妥协地生活着。

海男的这部长篇逐一地呈现出写作的动人之处：小说中的“嫌疑人”他们一一地被裹住，被丝绒布、青苔、子弹、喘息、旗帜或油烟彻底地笼罩。这是一部出卖作者思想和感情的作品，它大胆地探索了人性中被现实所忽视过的那种阴暗和美好。

越来越冷的雨垂落而下，挂在窗帘上面随涟漪而变幻，可想而知，它并非是阴谋，这个故事由来已久，它源自阴柔之花，源自皮肤、器官、乃至把灵魂触摸了数遍，所以，它的盛放灿烂了很久。

—— 海 男

她应该像绵羊和山羊一样柔顺和敏捷，她利用了速度、怀疑、阴谋、背叛、怜悯、爱情这些词汇中散发出的故事和力量，所以，在她眼里升起了一种烟雾，她要利用烟雾所笼罩的时刻出发，在她那越来越强烈的、越来越疯狂的理念之中，那个嫌疑人就是整个世界，而世界就是她要为此寻找、并被她独自捕获的嫌疑人。这个故事献给自荷马史诗以来被我们的视觉、味觉、嗅觉所感受到的那个充满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两性的世界里，看不到杀戮，却充满了嫉妒、猜疑、仇恨和爱情。2005年9月对于作者的我来说，是一个被爱情和萎靡交织一体的时刻，任何东西都会让我死，比如从斜阳的秋色中飞来的一片树叶，一个人藏在电话的后面用声音宣判了一场奴役关系的开始；任何东西都会让我获得生的机会，比如撼动我心灵的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我不断地期待着这场邂逅，由此，我开始了对这部小说的写作。9月9日，小说的故事揭开了环绕在我肉身的又一种秘密：这就是爱情和一个人碰撞以后，不得被别人所撕开的秘密。也许这就是失明的荷马，一个在传说中看见的戏剧。它已经开始建立了舞台，然后开

始上演。因此，角色逐一登场，戏剧或者激烈或者会像灰烬一样静寂下去。

1

被细雨所蒙蔽的内心中充满了沙粒，这就是范晓琼追赶一个女人的开始，因为她的心灵世界容不下半点沙粒。那些沙粒在身体的血液和速度中不停地摩擦着她的脚步和肌肤，这是一种尖锐的感觉，犹如不久之前她所刚刚历经的一场背叛。她的未婚夫背叛了她，距离婚期只有三个星期时，她历经了那场背叛：街灯闪烁的余光在那个晚上暗淡而暧昧地揭示出了这样的一种画面，她的未婚夫站在一棵梧桐树下，那是春天的，刚绽开树蕾的梧桐树，在这座城市只刮了一个多月的春风，树便长出了树蕾，那些绿色的、粉色的、金色的树蕾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绽开，整座城市开始穿上新衣，而范晓琼在城市穿上新衣之前已经跟未婚夫敲定了婚期。因为恋爱已经持续了两年半，而她已经25岁了，未婚夫已经28岁，这正是结婚的最佳年龄，距婚宴只有三个星期，她看见了街灯掩映的开始绽放嫩叶的梧桐树下的那一对影子，他们贪婪地接吻，忘情地接吻，无所顾忌地接着吻。她恰好从那棵梧桐树下经过，她从女朋友的生日宴会上刚撤出来，她因为生日中浓郁的气氛而动情地喝了几杯葡萄酒，她不是一个擅长喝酒的女人，她的胃和血液都在拒绝那些红色的葡萄酒，她感到眩晕或恶心，就悄然撤了出来，沿着已经开始进入午夜的街道酩酊着向前移动步子。眼前升起了一男一女拥吻时的疯狂场景，而且还挟裹着一阵犹如从树枝的幽秘中激荡出的吻声，她眼前一阵模糊，在模糊中她看见了未婚夫的那件长风衣。

因为那风衣曾经裹住过她，两年前，她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就是这件米色的长风衣。她喜欢看法国电影，在法国电影的画面，她迷恋上了男人穿的长风衣，所以，男友过生日时，她找到了类似法国电影

中长风衣的翻版，而且是米色的，她把礼物送给男友时，那个男人即刻穿上了它，并且敞开了长风衣。她由此被挟裹过去，爱情被这件浪漫的法国式长风衣所挟裹着进入了距离婚期只有三个星期的这个午夜时刻。风衣中挟裹进去的另一个女子，披着波浪似的长发，仰起头来跟着这个男子不停地长吻着。婚期的日子就这样被彻底地摧毁了。她撕碎了两年半的爱情书，她愤怒地绕着那个午夜的磁场转圈，就像一头困兽一样被点燃了胸膛中的烈焰；她走到了那对男女面前，举起手来掴过去，那只是一巴掌，却击碎了她和男人建立起来的一切爱情立场。她从婚期中撤离出来后不久，父亲中毒身亡了。

父亲是个乐师、是作曲家、是指挥家，是她心灵的偶像。然而有那么一天，父亲却躺在卧室的床上，一种剧毒使父亲再也没有醒来，她即刻报了案。警察对周围与父亲有密切关系的朋友和邻居都做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半年时间过去了，父亲的死因却没有答案，直到如今，连范晓琼也不知道，父亲到底是他杀还是自杀。父亲的死亡之谜被搁置下来，因警察们有更大的案子要去分析、处理，比起那些银行抢劫案、超市爆炸案来，父亲的死亡显得太渺小了。然而，父亲的死亡却惊动了娱乐圈，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来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人绕着圈，向父亲的遗体告别。其中，她也来了，她叫张岚，她也许是范晓琼在父亲的葬礼中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她才30岁，她穿一身黑布衣服，穿着黑色的高跟鞋，披着黑色的长发，一切都是黑色，她走过来了，摇了一下范晓琼的手臂说：“节哀吧！”然后就离开了。

她从未见过的这个女人，却在父亲的墓地上再一次地出现在眼前。飘着细雨的墓地，范晓琼怀抱着一朵黄菊花，在她的视线中却出现了一个女人，她见过这个女人，举起雨伞，穿着暗淡的衣裙在她之前进入了父亲的墓地。她想起了那个黑色的绕着圈的告别仪式，父亲的同事和朋友中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女人，在签字本上，她得到了这个女人的笔迹和姓名。她叫张岚，来自外省，她好像是乘坐飞机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除此之外，女人并没有留下任何地址、电话号码。

然而，范晓琼记住了她的黑色的布衣、精巧的皮包和高跟鞋，掩饰在茶色的墨镜之中的那双看不到底的大眼睛。而此刻她又来了，在



嫌人

范晓琼之前把一束白菊花献给了父亲孤零的墓地。晓琼怀着某种好奇：对父亲私生活的窥探，事实上已经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在很早很早以前，当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时，她那时年仅12岁。当时，母亲是一个舞蹈演员，在歌舞团工作。她隐隐约约地记得争斗是这样拉开序幕的——父亲回来得很晚，母亲则站在客厅里，来回不停地走着，以至于母亲焦躁不安的脚步声已经越过了墙壁到达了范晓琼的卧室。然后，门开了，她听见了父亲进屋来的声音，母亲砸碎了客厅中的暖水壶，这当然是冲着父亲来的。母亲并不使用语言，对母亲来说她使用语言的方式是用身体、足尖。然而，当她已经进入12岁时，母亲却很少跳舞了，她总是埋怨歌舞团进来的年轻演员越来越多，用不了多长时间，她们的地位就要被瓦解了，而且母亲总是无聊地在父亲面前形容那些刚进来的年轻舞者舞姿像旧时代的舞伎一样下流、平庸。每当这时，父亲总是绕开母亲的话题，或者跨越过母亲的身躯所设置的围栏，回到他的书屋中去，每当这时，范晓琼会在无意识之中看见母亲的目光。她那抑制住怒火的目光已经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仇恨，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母亲抓住一盒火柴，来到父亲的书房之外，母亲站在门前无聊地划燃了一根火柴，然后扔掉火柴棍，再重新划燃另一根火柴。年仅12岁的范晓琼弄不清楚母亲在划燃火柴棍的动机是什么，她只是觉得那一时刻的母亲像孩子一样在玩着那些火柴棍，她甚至想笑，然而，还没等她笑出声来，父亲已经拉开了门，父亲怒视着母亲说：“你是想用火柴烧死我吗？我听到了你划燃火柴的声音。”母亲笑了，笑得很缤纷、很荒谬。母亲似乎从来不解释她的行为，也从不使用语言。

然而，母亲却使用了她的脚，有那么一天，母亲突然拉上范晓琼出门，哄她说给她去买一件新衣服。母亲用自行车带着范晓琼离开了家，然而自行车却并没有奔往商店，而是朝着一条又一条的幽深的小巷钻了进去。当范晓琼坐在自行车上带着质疑问母亲到哪里时，母亲说：“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母亲带着她来到了交叉小巷的尽头。母亲说：“让我们藏起来吧！现在让我们藏起来吧！现在让我们藏起来吧！”母亲把同样的一句话重复了三遍，可想而知，这句话已经把

母亲笼罩了。母亲拉着她藏在了小巷尽头的一座危墙之下，并且把自行车藏在她们的旁边。母亲嘘了一声说：“你听见铃声了吗？”她愕然地看着母亲，又看了看四周。

母亲的脸隐藏在那天下午潮湿的雨丝之中，而母亲脚上却滑动着一种看不清楚、犹如蚯蚓在用身体外部的线条蠕动的符号，那并不是她12岁由此可以理解的符号，而在她的四周，却散发出一种萎靡，一种从陈旧的、发霉的床单上吹拂过来的风几乎把她熏倒在母亲的旁边。而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是给她鼓励说：“快来了，自行车来了。”

2

自行车果真越过了小巷的幽秘，那是潮湿的，甚至是发霉的幽秘，从被窥视到镜头中出现在眼前的自行车上竟然是父亲的形象。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一个年轻的女人，那女人不会超过20岁。父亲的脸，一张被喜悦和幸福笼罩的脸，已经很长时间了，她没有在父亲脸上看到过的喜悦和幸福现在竟然出现了。母亲靠近了她的耳朵说：“你看见了吧，那个坐在你父亲自行车后座上的女人，就是我们歌舞团新来的伴舞者欧丽丽。”自行车过去了，在母亲的耳语声中已经过去，突然不见踪影了。母亲靠近她的耳朵说：“你父亲已经开始背叛我们了，我听说他租下了房子，与那个欧丽丽同居在一起，这对狗男女，真不知廉耻，所以，母亲顾不上你了，母亲要做一件事情。”母亲带着她离开了小巷，她感觉到在母亲的胸膛中如今正激荡起一股浓烈的火焰味道，一种无法抑制住的仇恨使母亲的脸色变了色，变成了炉中的炭火那样红。那天晚上，父亲没有回家，之前，父亲也有不回家的时候，不过，那时候父亲似乎有不回家的充足理由，他要随同乐团到外地演出。而且在她的记忆中，父亲总是要出门的，因为乐团不可能永远固守着一座城市。

然而，那天晚上，父亲一夜未回家，而母亲已在半夜消失了，她是在午夜时分听到关门声的，当她听到楼梯上有人下去的声音时，她便知道母亲下楼去了。那是12岁时一个混乱的夜晚，因为她才12岁，她当然不会被这种混乱所困扰，她很快又睡着了。她忘记了这些令她的成长不愉快的事情，她似乎是局外人，在严格的意义来说，她只不过是借助于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所建立的家庭生活来出走、成长。然而，她注定要面临着一种选择，一种父母的婚姻生活瓦解以后的选择。

此刻，让我们随同范晓琼的回忆，尽管这回忆显得沉重而混乱，我们也要随同回忆之翼沿着那些布满暗礁和斑点的墙壁进入一种私生活的混乱之中去。那天晚上，父亲带她去参加音乐会，那是父亲职业生涯中一场由他个人作曲指挥的音乐会的预演。在乐团内部的演奏大厅里，她似乎是唯一的听众，她坐在台下，父亲身穿黑色的西装，系着橘红色的领带，这就是父亲吗？她仿佛是头一次真实地面对着父亲的形象，那是一组关于河流的交响曲，难道它竟是源自父亲的心灵吗？而在今天之前，她对父亲并没有多少了解，她只知道父亲跟乐器在一起生活，但她没有想到父亲在乐团竟然是作曲家，也是指挥家，当父亲站在台中央时，父亲就变成了乐团最最醒目显赫的人物，父亲扬起手臂的时候，那些轻盈涌动的河水仿佛哗哗地响着，离她是如此的近。她开始用湿润的双眼看着父亲，她突然发现自己真正地感受到父亲，并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的爱上了父亲。当她同父亲回家时，她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她抱着父亲的腰部，她想更深地贴近父亲，她想更深地进入父亲那个音乐世界中去，随同那些自由流动的河水来回地波动着。她根本就没有想到，一场意想不到的颠覆就在眼前，就在离她最近、最温柔的地方等待着她。

门打开之后，她就听到一声尖叫，那是从父母的卧室中传出来的声音。父亲朝着卧室走去了，父亲对尖叫的反应和感受力似乎比她要敏锐得多一些，那是一种超出常规的尖叫，然而，它更像是欢欲中的呼叫，对此她是那么陌生，直到再后来，她才随同年龄和阅历理解了那是一种欢淫的喊叫。

父亲迎着喊叫声冲到了卧室，她也过去了，却被父亲挡在门口。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她已经无意识地窥视到了这样的一幕：我们的一切都有可能是在无意识之中被我们所经历和目睹的，包括罪恶，影响我们一生的罪恶是在无意识之中与我们相遇的。年仅12岁的女孩子毫无疑问，要在她的成长阶段看到这样充满羞辱的场景：在父亲用身体挡住她拒绝她窥视的一刹那间，母亲赤身裸体在床上翻滚着，同时赤身裸体在床上翻滚着的还有另一个男人。

父亲拉着她出了门，她感觉到从那一刻开始，父亲就用他高大的身体挡住了她。父亲拉着她的手拼命地往外奔去。如同父亲交响曲中的一股强劲有力的旋律在往河流的远方奔涌而去。父亲把她带到附近的一家旅馆，那天晚上她和父亲开了客房，就住在旅馆里。父亲整个晚上似乎都没有睡，一直守候在她床边。而她呢，侧身面对墙壁躺着，她总是在做一系列的怪梦：梦中穿梭不息的人赤身裸体，让她感到惊悸不安。然而，终于过去了，在旅馆住了一个多星期，他们依然要回去。留在旅馆是短暂的，而回去是必然的，接下来是选择，因为父亲和母亲面临着离婚，而每当这时，母亲就瞪着父亲，他们通常在并不愿意争吵的情况下发生战争，那件事情发生以后，父亲再也不到卧室睡觉，母亲依然睡在卧室之中。之后，范晓琼再也不想叫“妈妈”，也不想与母亲面对面地相遇。她毫无疑问选择了父亲，她将把以后的生活交给父亲，母亲将她拉过去低声劝诫说：“你都看到了什么？你什么也没有看到，你父亲在背叛你我，我只是做给他看，让他知道我同样也可以背叛他。现在他不要我了，难道你也要离开我吗？”

母亲说话时，眼睛不停地眨动，仿佛想在毫无意义的眨动之中陈述时间中发生的事件，并不是由她个人造成的，而是由她的父亲制造了生活中致命的游戏。然而，她不知道游戏是什么，在那天上午，母亲谈到了游戏规则，可她听不懂母亲谈论游戏规则时，从声音中发出的愤怒火焰。她最终选择了父亲，是因为母亲赤身裸体和一个男人赤身裸体的形象让她蒙受了一个年仅12岁女孩不该蒙受的耻辱，那时候她对耻辱的感受力已经很强烈了。这耻辱通过她的身体显现出来的特征是心悸，一次又一次地心悸通过梦境使她失去了良好的睡眠。



有很长时间，她都在有意识地绕开那间卧室，直到父母婚姻关系瓦解。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晚上，父母彻夜未归，而父母将在第二天去办理离婚手续，她似乎不想面对母亲，她不想用一种生硬的态度去面对母亲，她在逃避，用一个年仅12岁的女孩子应有的心智回避着母亲那种神经质的目光。她早早地就掩上了门，母亲却像一个火焰中的幽灵带着一种被火焰熏倒过的愤怒和阴郁来到她的床边抚摸着她：“你知道，我并没有错，我只是为了报复你的父亲，我是爱你的父亲的，然而，他却背叛了我，背叛了我的幸福和婚姻；你知道，我的女儿，我并不想导致离婚，可你的父亲一定要坚持与我离婚，你肯原谅我吗？”

她面对着墙壁，她在内心一次又一次地坚决有力地抗拒着母亲，自那件事以后，她对母亲的感情仿佛降温了，她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不可能回到那种亲密的关系之中去，她甚至对母亲已经产生了厌恶。于是，婚姻彻底瓦解了，母亲拎着箱子离开时，她背转过身，然后又回过头来，母亲拎着箱子越过台阶来到她身边突然对她说：“我不甘心，我决不甘心，我一定会寻找时机去报复你父亲的，我相信时间的力量。”这声音撼动着12岁的范晓琼的身体，使她仿佛又一次蒙受了梦境的折磨。

3

此刻，时间回到这里，因为范晓琼已经25岁了。沉溺于梦境和回忆只是暂时的，就像我们含着热泪暂时地把一种忧伤的记忆掐断一样，因为我们所拥有的现实比回忆更具体和真实。此刻盯上了一双高跟鞋，是因为在墓地上，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个女人在忏悔，是因为人潜藏着的原罪。这个道理是书本告诉给她的，她大学毕业以后到了一家动物研究所，可她并不是学动物学的，而是学历史的。然而，她抗拒不了这种分配，而当她到动物研究所报到以后，她的主管领导

却对她说：“你可以研究动物的历史，你用不着上班，你可以在家研究动物史，我们所里缺乏这样的人才，你可以弥补这个缺口。”她刚在家里翻开那些有关动物学的资料，父亲就中毒身亡了。这是她生命中的重大事件，父亲的死亡成为了谜中谜，连警察最后也没能解开这个谜。

这个谜难道跟眼前忏悔的女人有关系吗？在她隐隐约约倾听到的声音之中，弥散着一些倾诉的碎片，女人好像谈论到了一次争执，在倾诉中，那个女人突然开始忏悔起来，她谈到了折磨，她利用一切机会对父亲所产生的折磨……由此，在这个女人下山以后，她想跟上这个女人的高跟鞋，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父亲中毒身亡。她跟上了这个女人，由此她到了飞机场，这个叫张岚的女人也许感觉到了她的影子，在上飞机的时候，她无意之中看见了她，然而，张岚的视线是模糊的，她当然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穿着橘红色皮衣的年轻女人会是音乐家的女儿，因为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范晓琼穿一身黑。很显然，这个女人因为想不起她来，很快就忽视了她的存在。

一个人跟另一个人持久联系在一起并不完全是机缘，而是机缘所排除在外的质疑。从看见这个女人在忏悔的一刹那间，范晓琼就已经开始了对父亲中毒身亡的一系列的质疑。本来，这种质疑已经随着警察毫无结果的调查熄灭了，而见到这个女人的一刹那间，她又冉冉升起了一种对历史的追究。她从看见母亲在床上背叛父亲时，就在记忆中复制了一种历史，父亲在之前背叛了母亲，而母亲在之后又背叛了父亲。多种原因让她报考了历史系。而此刻，飞机降落在成都，这是一座西南城市，虽离她所生活的城市很近，但乘飞机还是需要一个多小时。女人下了车，便打了一辆出租车，她随后也打了一辆出租车。她地追踪是迷惘的，因为历史本身就是由无以计数的迷惘之碎片叠加而成的圆盘。

出租车绕了城市半圈以后在一座发廊门口停了下来。范晓琼惊讶地质疑声仿佛是在问父亲：难道父亲竟然跟这个开发廊的女子有关系。发廊看上去并不大，但有两间房，外面的房间面对街道，所以，

做发廊屋，里面的屋子挂着门帘，那是由无数亮晶晶的草珠子缀成的门帘。女人进了屋，范晓琼觉得很困惑，她为父亲的死亡追踪一个女人到了这里边，已经来到了女人供职之地，一座敞开的发廊就在眼前。然而，她却感到一阵尴尬：这是寻找不到任何理由和借口的尴尬。她还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个女人，由此，她利用了唯一学会的窥探术，这是置身在母亲和父亲并不幸福的婚姻生活中所学会的技巧，所谓窥探术，就是在别人看不到你的时候，利用隐蔽的空间，利用眼神和机智，寻找到你想看到的场景或者你并不想看到的场景。

然而，仅此而已，似乎再也看不到别的什么了。似乎声音已经停止了，幕布已经合拢了，似乎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什么秘密可以泄露了，似乎秘密已经由浑浊变清晰了。然而，她不甘心，既然已经随同飞机到达了这座城市，而且跟踪这个女人到达了发廊门口，为什么要放弃呢？她决定去尝试一下，去面对面地碰撞出猜疑的火花。她掩饰住了自己的不自然的神态，这是一个开始，总要有一个开始：她进了发廊，与此同时走进发廊的还有一个男人，男人嘴里叼着一根香烟。男人一进屋就走近了那个叫张岚的女人。男人弹去烟蒂，那个已经变成灰的烟蒂上充满了什么，男人总是这样，一边吸着香烟，一边盯着女人的胸脯、腰肢，然后彻底地掐灭烟蒂。这些有限的经验使人感到窒息。可现在男人突然说话了：“我知道那个音乐家死了，这太好了，因为他死了，你就无法去纠缠他了。”

噢！已经在被什么东西所折磨的范晓琼此刻坐在发廊的一把椅子上，空气又闷又凉爽，就像凝固的冰棍朝她的身体猛然撞击了一下。她有充分的理由留下来，因为在无意识之中，这个男人谈到了音乐家。毫无疑问，在这里，音乐家自然就是父亲了。哦，这里飘动起了意外的枝蔓，所以，她留下来了，另外的发廊小姐走上前来帮助她洗头，这是她可以留下来聆听的第一步。张岚似乎并不介意发廊小姐和她的在场，她点燃了一根香烟低声对男人说：“即使音乐家已经死了，我也会到墓地上去纠缠他的，因为我愿意去纠缠他的魂灵，而对于你这样的男人来说，即使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也不愿意去纠缠你。”男人笑了，走上前去伸出手来摸了摸女人的下巴说道：“当然，是音

乐家把你从三陪小姐的火坑中拯救出来的，我也想前去拯救你，可你不愿意……好了，现在让我们和好吧，你必须正视一个现实，音乐家已经死了。”范晓琼已经洗了头发，现在发廊小姐正用吹风机吹干她的头发。她睁大了双眼看着镜面，在镜面上出现的那个男人的上半身和张岚的下半身，他们离得很近。

果然如此，在他们的谈话中，出现了“纠缠”这个字眼，男人不断地说这个叫张岚的女人去纠缠音乐家，而女人说她就是要去纠缠这个音乐家，即使他已经化为了灰烬，她也要缠住死者的灵魂。这是为什么呢，范晓琼在这一刹那间突然回过头去看着女人，她必须抓住这个时机，因为一旦失去这个时机，她也许就会失去勇气。而当她回过头去时，男人已经离开了，张岚若无其事地站在门口，目送着男人，哼了一声什么，她回过头来突然对发廊小姐说：“今天不营业了，今后也不营业了，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开发廊了。”张岚从钱包里取出几张现钞递给发廊小姐，让她快快离开，然后，张岚盯着依然站在发廊中的范晓琼说：“你不是已经洗好头了吗？为什么不离开。我知道你是谁了，你为什么总是跟着我，难道你怀疑是我杀死了你的父亲。我早就注意到你了，在飞机上我就已经认出你是谁了，你是他唯一的女儿，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我跟你握过手。”范晓琼盯着女人，她没有想到，女人如此地坦然，这正是令她质疑的地方，当女人越是坦然的时刻，在她看来，也是女人诡秘交织的时刻。在所有历史事件之中，没有单一的、缺乏波浪起伏的事件，每一个历史的开端和结束都是人类的诡秘图像史。

她在研究着这个女人，很显然，从一开始她就觉得女人像一个谜，首先因为女人跪在父亲墓地前忏悔而变成了谜。她跟踪这个谜而来，她不甘心，她愿意用其生命的力量，去研究父亲的死亡。张岚果然关闭了发廊。她略略知道了一些枝蔓，这个叫张岚的女人做过三陪小姐，当她在发廊听到那个前来纠缠张岚的男人的声音时，她吃了一惊：父亲竟然曾经跟做过三陪小姐的女人有关系。这多少有些显得不可思议，因为它仿佛被一张充满浑浊的脸庞映现了一圈，它是一个圆圈，无论如何，人生都是围绕着圆圈在做游戏而已。她甚至已经感受

到了侮辱。父亲，是她为之崇敬的男人，甚至是她的偶像，自从父母离异以后，她跟随着父亲，也就是说她有了父亲这样的男人做她的监护人。然而，父亲总是在演出，总是不断地外出。在父亲的外出之中，她培养了独立生活的习惯，所以，考上大学以后，虽然她跟父亲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然而，她却开始住学生宿舍，似乎这样她能够看见父亲的机会就更少了。当然，一旦父亲呼唤她回家时，总是父亲为她准备好礼物的时候，父亲外出演出时总是会给她带来一件又一件的礼物。那些礼物中有新编的《汉语词典》，它们散发出油墨的香味；有装在精美盒子中的一块意外的手表，它支配着她行为中的时间；有蓝格子衬衣，那件衬衣曾经在她的生活中显示出了星空似的蔚蓝。她知道，父亲用他独有的方式爱着她，当然她也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爱父亲，自从父亲与母亲离婚以后，就没有再婚，尽管父亲身边总是有女人的影子。当她偶尔回家时，总是能够感觉到并嗅到从父亲卧室中弥散出来的一种味道：它是肉体的，是那种从褪下的长丝袜中，从褪下的乳罩之中，从剥离开的女衣之中散发出来的充满了花粉似的肉欲之味。她并不喜欢嗅到这味道，每当这味道扑面而来时，她就回避着，并力图去理解这种异味，她是女人，她了解这味道是从女性器官中散发出来的。

4

她是女人，她了解自己的器官，在未曾接触男人之前，她的整个器官，所有器官都是密封的，就像密封在罐子中的蜂蜜一样。只有遇上了男人，那个男人靠近她的时候，器官便不知不觉地像花蕊一样张开了。所以，当她嗅到从父亲卧室中散发出来的作为男人的异类，作为她同类的女人们的味道时，她感觉到了父亲身边潜藏着女人，她一次又一次地嗅到了这味道，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说：作为音乐家的父亲，缺少女人是不正常的，而且父亲是单身，自从离婚以后，